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蜃樓外史

第四回 結奸黨暗商密計 訴前情大發狂言

名利中間底事忙？端為得志便猖狂！果然一副慳慳態，已與奸邪合肺腸。稱妙計，實高強，何須再作別商量？千言萬語從頭說，畢竟將軍智略長！

且說柏自成將欲開言，又恐洩漏機關，故先望左右一看。文華已知道他的意思，連忙叫左右迴避，親帳中就剩兩個人，他方啟稟道：「目今島寇猖獗，與他交戰，誠如帥爺之言，看來總不能夠取勝。小將細想那島兵之來，全是汪直、陳東、徐海等挑逗他們，替他們作為嚮導，故能夠長驅而來，直到內地。為今之計，除非先將汪直等買通，然後再重重的送些銀兩與那夷目妙美，叫汪直等勸他退出海口，以救目前。然後帥爺寫一封懇切書子與嚴太師，求他在聖上跟前保奏，務必趕緊將帥爺召回，就是島兵再來，也不與帥爺相干了。這個計較，帥爺請想如何？」

文華大喜道：「本帥也是這等想法，將軍之言，正合本帥之意。足見英雄所見略同。但是又有一說，汪直等雖是中國子民，既在他那裡為謀主，諒來官職是不小的了。他怎肯希罕你些些金銀？再者，也無人認得他，怎能夠與他會面，懇他設法將島兵勸回呢？這卻是第一件最難的事。將軍可再有什麼妙計，務必想一個著實靠得住的又要認得他的人，方可叫他前去乾這件機密大事。況這事非同兒戲，倘然洩漏機關，本帥與將軍豈不反遭其害麼？」

柏自成聽到這裡，知道合了他的心意，便也不管什麼忌諱，一總將話兒和盤托出道：「這卻不妨，實不瞞帥爺說，小將前時未曾入營當差的時候，也曾在江湖上做些沒本錢的營生。那時汪直等手下也聚集了四五百人，占了一座山頭，專門打家劫舍，風高放火，月黑殺人。捕盜官軍也不敢奈何他。彼時小將曾在他手下做個頭目，蒙他極其青眼，後來因案件犯得多了，聽得說有大隊官軍要去剿捕他，汪直等因此立腳不住，逃出口口。小將因父母妻子都在中原，不願隨他前往，蒙他贈我千金，回家之後細思，終非長策，故此投入軍營效力。多蒙上台看重，能夠到今日地位。後來聽得說汪直等三人投入東海島中，島酋十分重用，將他作為謀主，同他來中原騷擾，著實得利。帥爺未來之前，他打聽得小將在此，曾暗暗地叫個細作扮作客商模樣，悄悄地送一封親筆書來，要叫小將前去入伙。小將因想以前為盜的時候，尚不肯隨他前去，此刻已做了官，國家也不算虧待我了，怎麼還肯再去？又不好過於激惱他，幸而小將素知他的性情是極肯體恤人的，因此將一切細情寫了一封回書，善言回絕了他。後來也沒再有信來，想來他把這個念頭已丟過一邊了。如今想來，既有這條門路，莫若帥爺修起一封書來，待小將改扮了親自星夜前往，迎上前去求他設法，勸島尊早早退兵。但須信上寫出送他多少，然後小將再用一番說辭，定然有個好音回來，決不致不成功的，請帥爺放心便了。」

文華聽說，不覺拍掌大笑道：「我說將軍非比等閒，原來果不出本帥所料。但計較雖好，只是要送他銀子少了，恐不濟事，兩處必須統共送他百餘萬銀兩。且還有一件難處的事，就是銀子我這裡雖有些，卻不過數十萬兩光景，那裡夠送與他們？將軍須再與我籌劃一條妙計才好。」柏自成道：「這個卻一些不難，只消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」文華大喜道：「此計甚妙，照此而行便了。」

看官可知道柏自成如此這般的話，到底是個什麼計策呢？這卻非是做書的不肯道破，只因做書如演戲法一般，若竟一言說明了，不獨看書者索然無味，即做書的也沒有什麼暗嚼了。看官請想這個道理，差也不差？

如今且把閒話丟開，再說兩個人所講的一番說話，都是小人意見，自然志同道合。因此二人更覺氣味相投，愈加親密，當下兩人計議定了，約定明日內一准行事，不必再有多言，恐怕人聽見了，反多未便。文華因實在得意，他又悄悄道：「今日留將軍在此飲酒，先與將軍賀功如何？」柏自成剛要謙遜辭謝，早聽見文華高聲喚那幾個家人們進來道：「快些擺上酒來，我與柏將軍對酌。」家人們答應了一聲，不多一時早已將酒肴送進，擺滿一桌。柏自成也了敢再辭，只得謝了，取過椅子在下面坐了，同文華對飲。好得兩個人都是洪量，一面吃酒，一面談談講講，說說笑笑，覺得分外高興。正是：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

兩個人直飲到月上花梢，柏自成方才辭別了文華，回轉自己營中。一則因把酒多吃了，二則今日見元帥又這般的格外相待，實在歡喜不盡。因此回營之後即便呼呼的睡去。及至醒來，已至紅日東升。連忙起來梳洗畢，吃些茶點，即望大營而來。只見眾將官早已明盔亮甲，齊集在轅門等候元帥升帳，好進去參見。柏自成連忙迎上前去相見，那一班勢利的將官，大家都知道他是元帥信任的人，而且又打聽得昨日元帥傳他到親帳中商議機密軍務，後來又經元帥叫他飲酒，曉得元帥著實的信任於他，因此大家都上前與他相見，覺得比往日間格外地慳慳。柏自成這個人何等乖滑，早已明白他們的意思，也不猜破他們，卻是滿面堆笑的與他們大眾接談，這也是勢利人的常情，刁滑人的乖巧，天下事大都如此，若被明眼人見了，也不值一笑。可歎這班人還不識時務，這個來問他昨日元帥請你商議的什麼事情，那個又來問他昨夜元帥請你飲酒吃的什麼肴饌。柏自成總不過含糊答應，隨口回答幾句，總沒有露出一些馬腳來。這叫做棋高一著，縛手縛腳，任你乖巧，不過總不能及得他來。

且說趙文華昨晚因其心中爽快，酒已吃得多了。柏自成去後即便上牀安睡，覺得比往日好睡。不覺的沉沉睡去，直到日高三丈時，方才慢慢地起身。家人們早已進去伺候，將天用慣的參湯珠粉湯預備好了，只有一個家人將一隻金面盆送上一盆臉水來，等他洗過了臉，即將香茗送過，文華就在他手內吃了。家人們早又送上參湯珠粉湯來，文華略呷幾口，就不吃了。一會兒又擺上一桌的精緻細巧點心來，文華也隨意吃了些，意欲升帳，又想昨夜商議的事，豈能在大帳上可以說的？因此想了一想，即著家人傳話出去道：「眾位將軍不必在轅門伺候，且各歸自己營寨，單令柏將軍進見，帥爺有話吩咐。」

眾人聽了，知道用不著他們，遂各一哄而散。這裡柏自成遂即跟入帳中，家人們早已退去，只見文華滿面笑容，在那裡等著，遂即上前，參見已畢，文華道：「將軍所設的妙計，即當照此而行。但是將軍日間前去，恐多不便。不若晚間悄悄起身，免得有人盤問。即使有人曉得了，只說本帥差你探聽軍情，便不妨事了。你也不必再來辭我，一切事情，總望將軍見機而行，待晚上本帥差人將令箭書信送來，將軍便可起身。稍停一日，本帥亦即帶兵往揚州去了。將軍到彼若能成事，將軍可即趕緊至揚州來見，以免本帥懸望。倘能成功，決不相負，自當格外保奏。」

柏自成聽了喜之不盡，遂道：「小將蒙帥爺天地之恩，雖赴湯蹈火，亦所不辭。何況這事定無不成之理，請帥爺放心就是了。」文華道：「我也知道將軍此去，必能成就，但銀兩一事能夠少送些最妙。否則深恐不敷，倒難回覆他了。」柏自成道：「這個小將自能理會，不勞帥爺多囑。就此拜別，在營恭候，一俟帥爺令下，即便起身。」文華道：「且慢！」遂喚家人們進來，將酒斟上三杯，「待本帥與將軍餞行！」說畢，家人已將三杯酒送過，柏自成也不推辭，即一飲而盡，遂又跪下辭行。文華忙拉他起來道：「一切心照，本帥也不多囑。將軍且回營養息一回，以便晚間前行。」

柏自成答應了，遂即辭了文華，出營而去。這裡文華欲叫手下當文案的寫一書信，又恐別人曉得不便，就此想了一回，遂自己親筆寫起一封書來，內中所說的無非是卑污苟賤、懦弱無能的話頭，也不顧自己體統，只要苟圖目前，這便是小人之尤，無怪數百年後仍舊為人唾罵！這且慢提。

且說文華將一切整備已畢，又命取路費銀五百兩，令箭一支，一並包好專等至上火時候，即著一個最心腹的家人悄悄送往柏自成營中而去。不一會那家人回來，說一切物件均已交割清楚，柏將軍已改扮了走江湖的模樣，與小的一同出營，命小的回覆一聲，說他已去，決不擔誤的。文華聽了暗喜，亦不再言，一宿晚景休提。

次日文華升帳，對眾將道：「本帥因見柏將軍精明機警，故於昨日特著其前去探聽軍情，諒不能即日就回。我看葉士起將軍到也能乾，不若就將柏將軍部下歸他代領，你們意下如何？」眾將道：「此是帥爺提拔，小將等怎敢有違，請帥爺發令便了。」文華見眾人並無異辭，隨取令箭一支交與葉士起，命他代領其軍。原來這個葉士起，倒也是個總兵，惜乎也是懦弱無能之輩。他所最會

的事，不過是些趨炎附勢、協肩諂笑的勾當。所以文華把他看得入眼。當下葉總兵接過令箭，謝了元帥恩典，便揚揚得意地站在一邊，停會子出去了，自有一班不識羞的人，道他是元看重的，少不得要與他賀喜。此是後話，也不必提他。

再說文華又向眾將道：「本帥細想，前者雖有探子報稱，說島兵要到此間，看來還未必真實。況他們詭計極多，或者是聲東擊西之故，亦未可知。本帥想維揚（揚州）為天下第一名勝之區，又是最富庶的地方，只怕島寇未必不想吃這塊肥肉。雖有韋將軍等在京口把守，緩急可以聲援，但是終有些放心不下。不若把大兵一總到那裡屯紮，一則那裡有城有郭，錢糧極廣，是極可固守的地方；二則與島寇相離不遠，朝廷知道了，也好算本帥與將軍們並非畏縮不前的。你們試想如何？」

眾將本因在王家營住了多日，並無一毫趣味，每要想個有油水的所在去快活些時，無如不好出口，今聽見元帥說要移營到揚州城裡去，且暗暗地合了心意，卻都齊聲應道：「帥爺所論果是不差，足見帥爺確真是通盤的打算，小將們卑鄙之見，哪裡及得萬一？自當遵令前往，但不知何日起行？敢請帥爺鈞諭，好使小將們早準備，免得臨時侷促。」

看書的看到這裡不免要斑駁做書的人了，為什麼呢？你想前番文華要叫眾將去半路截阻島寇，個個面面相覷，都不願往。今兒聽見說要到維揚去，便大家得意非凡，難道兩樣的麼？這卻看官有所不知，若不是兩樣，他們哪裡有這般的高興？你想那維揚的好處，莫說天下人都知道，就是三歲孩童也曉得些。況且今天大家看文華的面色小比從前，像是個已有成見的模樣，樂得到那裡混他些時，不獨可以充足腰囊，也可以借此暢游名勝，沒有吃過的也有得吃了，沒有見過的也有得見了，自然大家有興。這叫做有利的所在，趨之猶慮其後；無利的所在，去之猶恐其晚，便是識時務的人了。

閒話休題，書歸正傳。且說文華當下見眾將應允了，便道：「既然要去自然速些的為妙，況揀日不如撞日的好，就是明日，辰刻起行便了。」眾將聽了，也巴不得就去，因此便大家答應了一聲「遵令！」再候了一會，見沒有什麼話了，即辭了元帥，俱到自己的營中收拾去了。文華也即退入親帳，叮囑家人們將銀兩物件等帶去，自然忙個不了。那眾將們的物件究竟沒有他多，稍稍料理了一會，就都舒齊了，現得了將令，著軍士們早些預備明日起行的事情。只因這些事，做書的實在怕煩，也不去管他。

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，到了次日黎明時，大家已都舒齊，專候元帥升帳發令，便可立即起行。不一時文華升帳坐下，眾將上前請命。文華也不多說，不過說了幾句沿途約束三軍的通套話兒，便吩咐就此一齊拔寨起程。眾將應了一聲，大家出去高聲道：「帥爺有令，大小三軍就此起行，向維揚進發，不得遲誤，自取罪戾。」三軍們暴雷也似地應了一聲「遵令！」早有夫子一齊將營帳捲起，跟在後面，一霎時但聽得號炮聲、掌號聲、戰鼓聲、馬嘶聲、腳步聲……聲聲相應，果然軍容可掬。一隊隊戈矛如雷，劍戟如林，到也殺氣非凡。末後方是文華，居然也穿了一副極精緻的軟甲，騎著極駿的一匹小白龍駒，這幾樣東西也是一路來得著的，此刻卻甚是威風。因他到揚州的心急，故一路上曉行夜宿，並不過於耽擱，到得運河渡口，便將水師船隻把大軍一總渡過了，就命將戰船一概開往揚子江中，離揚州相近的所在屯紮，靜候本帥令下。各戰船遵令去了，慢表。

且說這一路上也有幾處郡縣，總算這些官員的造化，也沒有大大地調動他們，不過每一處取他二三千金見見意兒，就罷了，比前時那般的緩緩而行，真是不同。非止一日，大軍已離維揚不遠，早有那鄉官到文華馬前跪下稟報道：「離揚城只有二十里光景了，請帥爺令下。」文華知道將到，遂命嚮導官起去，只顧望前而進便了。行不多路，又有哨探的軍士來報道：「今有揚州鹽政鄒大人，帶領合城官員在城外十里亭迎接，專候帥爺駕臨，特請令下。」文華一聽喜之不勝，連忙傳令，趕緊上前。不一時已見無數官員，遠遠的在那裡等候，都是紅袍紗帽。文華慌忙跳下馬來，搶步上前。

不知相見時怎樣歡喜，且聽下回分解。